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九

炎興下帙九十九

起紹興十年正月盡二月

紹興十年正月李誼爲工部尚書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莫將爲工部侍郎以副之使於金國

十日丙戌李誼落職放罷

李誼既承奉使之命力辭其行親舊曰不可誼曰我不過落職放罷爾安可行乎既而果落職放罷而升莫將

莫將爲迎奉梓宮奉迎兩宮使韓恕副之使於金國

十五日辛卯李綱薨

林泉野記曰李綱字伯紀邵武軍人政和三年中進士乙科狀貌雄偉常有經綸天下之志宣和初京師大水綱爲起居舍人上疏言此非小變恐有兵興國亂之禍上怒而罷之流落七年至宣和末召爲太常少卿金人入寇（改作邊）徽廟議遜位綱引唐睿宗始爲皇帝復爲皇嗣居東宮事以贊其策淵聖卽位太宰白時中勸幸江南以避狄（改作敵）綱力勸固守宗廟遷兵部侍郎遷左丞親征行營使虜（改作金人）夜攻雲澤門及通天安泰門縛筏渡壕雲梯上城綱屢擊之姚平仲

刦虜（改作金）寨而敗綱率兵援之亦敗初宰相李邦彥主和議忌綱主戰因此譖罷虜（改作金）聞綱罷攻城愈急太學生陳東上書引數千人伏闕數邦彥罪言綱社稷臣不可罷又百姓數十萬大呼闕下請復用綱擊碎登聞院鼓不止上急召綱復其位令撫諭之斬亂者數十人乃定及虜（此字改作金人）班師种師道請以兵襲之綱是其謀而邦彥沮止綱議不用乃常怏怏上皇自潤州將還命綱迎奉上皇撫其背曰天以卿賜國家也解玉帶賜之還知樞密院綱奏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典其兵兵衆隸於三衙而不得

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軍又制密院之令考於舊制未見其可乞以兵付制置司人以綱爲得體士軍多誦之者上頗忌之及金犯（改作入）河東綱出爲河北宣撫使李彌大解潛副之种師道送綱出師知其非將材歸而歎曰兵可憂矣綱出城先斬統制官焦守節以解潛兵渡江一戰潛敗綱銳氣大挫頓兵懷州不進日與鄒柄張枚論事諸將言事先禱柄枚乃得見將士怨憤金人陷太原麾下多叛去者虜（此字改作金兵）乘之大敗而還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日下出國門臣僚言不可使守郡改提舉杭州洞霄宮言者不已遂落職是冬復疏綱十大罪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今上卽位應天府召赴行在綱亦率兵而來至江甯軍卒周得位爲亂綱招而戮之至行在除尚書右僕射建議張邦昌不可留乃賜死潭州盡責僞命黨與范訥以無功亦責淄州薦許翰輩用之復請幸江右或襄鄧以避狄未幾遷左相黃潛善汪伯彥譖綱以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陳東歐陽徹上書言綱不可罷黃汪不可用請親征迎還二帝上怒斬東徹綱退居常州會賊趙萬陷潤州欲進寇常州綱以書招安及出家資犒享趙萬乃聽命次年

臣僚言綱陰與賊通落職鄂州居住後虛傳貶綱嶺南遂單騎南去幾欲渡海既而聞不實乃還建炎末范宗尹爲相復綱官職紹興二年知潭州以任士安兵一萬隸之張彥中領兵廣東不稟朝命宰相呂頤浩命綱圖之綱以書幣誘彥中至戮而併其兵頃之諫議大夫徐俯言綱倨傲以宮祠罷居福州後張浚亦責居彼此相善洎浚入相復綱觀文殿大學士赴闕出知洪州江南安撫制置大使以鍾世景兵三千從行旋加金紫光祿大夫然方歲旱乃課民修城一方興怨臣僚言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復歸福州九年再除潭州力辭不可行改江州太平觀次年薨壽五十八贈少師

李綱落職鄂州居住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肆朕纂承之始昧於考愼之宜相靡有終刑茲無赦具官某空疏而不學凶愎而寡謀志輕天下而自謂無人權震朝廷而不知有上靡顧國家之大計但營市井之虛名專殺尙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狂喜妄爲一時羣小之宗比再被於延登朕頗懷於虛伫而果於修怨姦以事君庇巳姻親至擅形於詔令括民財力曾罔恤於基圖

念存禮貌之恩姑解鈞衡之任雖居遠外猶極優崇謂上印以投間能闔門而訟過乃傾家積陰與賊通伊舉措之非常於聽聞而實駭宜鐫寵秩移寘偏州昔漢棄京房罪本繇於不道唐誅元載惡蓋在於罔悛往革乃心毋忘予戒

秀水閒居錄曰李綱字伯紀閩人蔡京之子攸黨也宣和末淵聖受禪綱與吳敏以攸詭計取執政未幾貶黜或謂主議用兵建炎初首拜輔相再閱月繆戾乖刺大拂衆心亟黜之以黃潛善作相殿中侍御史張浚潛善所引用力攻綱至貶海南軍車駕南渡始駐餘杭有苗劉二賊之變浚以卒兵赴難自春官貳卿徑執鴻樞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虜角（改作金人）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追還薄譴俾居福州而綱自南遷回亦寓是州焉先是綱百計求復用富於財交結中外而未效及浚至綱謂此奇貨可居傾心結納浚亦自云深悔前日之言相與驩甚紹興四年冬劉（刪此字）

齊金（改作金齊虜字）合兵犯（改作窺）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常失身於僞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於言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召命下綱驟行百餘奩皆珍異之物又以論時事疏託之浚至即日進綱疏且降詔奬諭明年寇（改作敵）退鼎左相浚右相並兼都督即起綱帥豫章許其入覲綱見上盡以前朝所得書詔犀玉帶及家藏寶玩次第進獻上皆不納延留浹旬賜廄馬金帶飲膳而已綱既去殊怏怏浚以報之未至也擢其弟維及其腹心鄒柄等皆列於朝又以所屬陳公輔爲諫官居頃之議者謂靖康伏闕之變乃公輔爲綱謀不當在言路綱聞而懼抗章丐罷浚又思有以安之謬言江西盜息民安轉綱官爲金紫光祿大夫是時虔吉盜熾旁郡亦擾欺罔如此七年鼎浚爭權浚自爲有卻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會稽逐大將劉光世以呂祉代帥其軍屯於合淝撫荆襄帥岳飛過失以張宗堯監其軍謀取內外軍柄天下寒心秋七月合淝兵亂執祉以入齊傳報紛紜綱意浚必敗即條十（五事）奏浚措畫之失又貽書於浚痛詆其過以副本傳示遠近欲擠浚而釣奇且示於浚不厚

也浚既貶永州綱亦坐貶薄及暴橫貪墨而罷鼎復相窮治浚事至今未已嗚呼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其三相之謂歟浚蜀人字德遠鼎關中人字元鎮八年正月記

又曰李相與張相書月日具位某再拜致書平章都督特進僕射相公閣下綱建炎初蒙上擢任宰相自以材力淺短議論迂疏不足以任天下之責丐罷機政得請宮祠既而言者交攻以罪去國是時閣下爲言官附會時宰以取世資但以爲趨時巧宦喜富貴人耳及明受之變綱遠在嶺海乃聞閣下奮發忠義糾合師旅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回六龍以中天然後知閣下眞一世之奇材因事乃見而獨恨未之識也數年前綱寓居閩中杜門不出以養衰疾適閣下自樞廷均逸彌節海邦謙光過人惠臨衡宇因從容樽俎間奉談笑而款襟抱側聽緒餘追悔昔日之非深明當世之務每言帝德王功霸略皆在人主心術中顧所以致之者何如耳竊自慶抃以爲炎運中微天心悔禍光輔聖主恢復祖宗之業非閣下而誰未幾閣下被召還廟廊綱亦蒙恩起廢承乏帥守踰年於此獲窺廟謨之一二以成去冬卻敵之功綱深歎仰

然自今春閤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材調護將帥
措置邊防均理財用皆未聞卓然有天下之心者聲
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論中興氣象邈未有期
不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敗將之事觀之官
吏軍民二十餘萬一朝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
衆閤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
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綱輒不自揆
激於憂憤上疏指陳朝廷措置未審深可痛惜及鑒
前失以圖將來者十有五事達於冕旒之前情迫言
切牴忤已多其知我者以爲出言納忠嫠不恤緯而

憂宗周之隕其不知我者以爲出位侵官汲黯之戇
又復妄發知與不知是曲是直今日國家危急存亡
之秋爲大臣歷事三朝懷孤忠而同休戚者苟有所
見其可緘默而不言乎恭惟聖上登用閤下委任之
專聽信之篤古所未有往年富平之役三十萬衆一
戰而潰恕而不問去春綱入覲軒墀親聆玉音張浚
自富平敗始練軍事嗚呼雖秦穆之於孟明光武之
於鄧禹馮異何以加此閤下所宜益務愼重諮諏良
策圖不世之功以蓋前愆以報知遇使後世稱之視
古無愧今乃以措置失當坐失二十萬人僞虜得之

四字改作金與僞齊皆得增其氣焰此豈小變雖聖度兼容未以此罪閤下天下謂何閤下材識高遠自任以天下之重前無古人而事有出意外者愚謂所以致此知任而不知所以爲任之道故也今有人於此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勝之理者與人分之也今閤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輒美者進鯁諒者疏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柳子厚作梓人傳謂斲削倚於衆工而成功收於梓匠此最知宰相職業者時平猶如此而況艱難之際乎蕭何相漢高而腹心謀畫則有良平牙爪攻戰則有信布房杜相太宗而善諫則有王魏善戰則有英衞持衆美而效之若此所以成創業開基之功也李林甫盧杞搆亂危國其咎安在忌嫉而已綱願閤下爲房杜之亞以穆天祚不願閤下爲杞林甫之流以私寵利天下之事庶幾可爲也老子曰非此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以公滅私者忘身與家而其國與家俱安背公營私者不過爲子孫計而其家與國俱危不復引古爲喻請以近事明之當宣和末如王蔡之徒其所以謀爲自安之計者深根固蔕可謂至

矣一旦事變往往不能保守然承平無事禍故未作之時謂富貴可以常保而爲此猶可恕也至靖康間禍故作矣如唐恪聶昌之徒其所爲有甚於宣和之末然尚可恕者禍作而未之大也建炎之初承靖康之變禍故大矣然黃潛善蠹國欺君又甚於恪昌輩今其身其家又復安在天理昭然所以未之思者寵利誘於前而禍患藏於隱也方今國勢日蹙人心不甯强虜（改作敵）憑陵僭竊窺伺加以旱魃爲災財物殫竭而閤下獨幹化鈞佩天下之安危豈可使措置多失以蹈覆車之轍哉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唯其是之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而爲福也語曰過而不改是爲過矣雖古聖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閤下誠能知措置之多失而圖所以改之者豈惟宗社安而生靈蒙休閤下永膺多福而綱將（歸老）山林亦有枕簟之安閤下不自知其爲過而無改之意豈惟宗社危而生靈告病閤下之禍可立以待之而綱雖欲退休亦莫知稅駕之所以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閤下同之荷遇之深敢忘忠告以朋友責善之義乎綱素愚直私憂過計其言激切閤下亮而恕之非獨綱之幸天下之幸也不然無所逃

罪所有奏疏副本敢呈之鈞覽惶恐無地不宣

二月劉錡爲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爲南京副留守孟庾爲東京副留守。舊校云史作孟庾爲東京留守非副也

仇悆知河南府

劉遇僧稱皇姪勘實決脊配瓊州牢城

遺史曰先是單州碭山縣染戶宋從因販棗往南京界劉婆家得一小兒曰遇僧以棗博歸養之有金人之出戍於碭山者見之曰此兒似趙家少帝染人不以爲然稍長令學雕花板有京師販猪人張四見之曰此人全似少帝遇僧心中暗喜每看影戲唱詞私記其宮禁中殿閣下龍鳳之語會三京路通有詔尋訪宋宗室令發遣赴行在遇僧乃自謂是少帝第二子以告於從從不敢語遂告於縣知縣請監酒石某問之石某乃石駙馬之親弟也既見而問之遇僧言少帝之弟二子親坐翁翁懷中翁翁腋下有黑疵子常以手撚之又略言宮禁中事問其流落在人間之因乃曰少帝使黃院子張全夫妻背其出城以奔至夏邑縣遇劉統領留之取其土鈐張全夫妻遭難劉統領尚在即尋訪而質之遇僧先謂劉統領曰我乃眞少帝之子公之言當與我一同如或稍異我當以

公累年作過事告於朝廷劉統領懼之且謂經大赦有不實猶當引赦遂盡如遇僧言縣乃信之聞於知單州葉夏卿遂津遣赴行在單徐間諸邑富人隨而來三二十人有朱良翰朱邦翰者屢投牋啟皆稱殿下隨行爲先生又有劉遇者爲平日狎客相戲亦隨行至泗州有司法參軍孫守信者見而疑其不實白於知州王伯路曰皇姪之事甚有可疑泗州者乃江南之門戶若從此而南必州縣張皇矣莫若厚供而館之具奏取旨俟得旨津遣未晚也伯路然其言具事奏聞送閤門司及閤門諸處勘當淵聖皇帝並無第二子用金字牌付轉運副使胡昉令委清疆官就泗州取勘昉到泗州對移守信爲司理參軍委守信勘之一行人盡攝入獄市中皆喧言皇姪在獄中遇夜獄屋上有火光赤色氣市人送飲饌入獄中一行人饜飫仍有餘及獄中視看之人守信見人情惶惑戒推司不得用綳拷恐致生事當以智推之後追到劉婆爲證獄方具旨決脊杖二十刺配瓊州牢城針筆人執筆不敢下手既而刺字既細小杖直李俊執杖不敢決既而輕拂掠之皮亦不傷自此人呼爲趙麻鬍院虞侯鞏士俊送至滁州之日偶市中遺火市人

以爲趙麻鬍經行有火光之異遇僧經過來安縣題詩於興國寺曰三千里地孤寒客十七年前富貴家泛海玉龍驚雪浪權藏頭角混泥沙猶自謂爲眞耳遇僧一作僧遇宋從一作朱從葉夏卿一作桑夏卿鞏士俊一作鞏俊王俊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一百九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百九十九校勘記

信狂喜佞（佞誤作妄）至擅刋於詔令（刋誤作形）浚以率兵赴難（率誤作卒）而無改之之意（脫下之字）取其玉鈎（玉鈎誤作土鈎）殿閣下龍鳳之語（下字衍）張全夫妻遭難爲劉統領所殺後自己遁走流落歸於染家時劉統領尚在（脫爲劉統領以下十八字）

目錄卷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

炎興下帙一百

起紹興十年三月盡六月六日己酉

三月韓世忠張俊岳飛來朝

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張中孚及其弟中彥來朝

張中孚中彥自陝西來赴行在也郭奕爲之詩曰張中孚張中彥江南塞北都行徧教我如何做列傳人皆傳道之

禮部侍郎蘇符使金國至京師而還

四月徽猷閣直學士環慶等路經畧使趙彬來朝

十七日辛酉張中孚加檢校少傅充醴泉觀使張中彥加龍神衛四廂都揮使提舉神佑觀趙彬爲兵部侍郎鄜延路經畧安撫使郭浩爲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熙河路經畧安撫使楊政知興元府田晟爲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金州范綜爲環慶路經畧安撫使王彥權主管鄜延路經畧安撫使司公事

王彥字才淑潞州人好奢喜佞矯僞不情

劉剛爲應天府路兵馬副總管

劉剛字公舉泗州招信人位之子也

劉剛知宿州

先是劉剛除南京總管道由泗州泗州司法參軍孫守信白於知州王伯路請厚待之伯路曰南京非本路且職掌不相干如何守信曰不然泗州者剛之鄉郡剛在南京可與泗州爲斥堠且他日剛必知泗州請用平日待發運使之禮伯路然之往龜山迓剛剛與伯路語剛語辨博伯路大奇之剛往招信省墳有報剛知宿州至靈壁會金人敗盟再犯（改作圍）京師剛遂回招信

五月李綱贈少師謚忠定

謚議○（舊校云按此議葉適所撰）曰始公自起居郎極論都城水

災斥爲奸黨而抗直之聲震天下矣及斡离不（改作斡里雅布）來寇（改作攻）在廷茫然將從乘輿以出獨公請與執政辨詰遂奪其議力守京師而虜（改作金）以退卻然其畱割三鎮詔書擊女眞之歸而募兵以防其再至爲同列阻之不果爲用也高宗中興首命公自輔於是張邦昌以僭逆誅矣先是河北河東路堅守者建議遣張所傅亮往援之乞幸襄鄧以係人心而無走東南使周望傅雱通問二聖而無踵和約時中原尙未潰也（公方）除京黼亂政漸復祖宗舊法奏請施行數十事多中機要使稍得歲年之須則兩河不遂陷而虜

（此字改作北兵）不敢鼓行入內地久而仇恥固可報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罷去迄其後常疏外坎壈雖僅免顚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禍難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爲國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夫相業之不終士至有未嘗識公面而坐論救公以死彼豈有所願望附託而然哉蓋公之賢自當時市井負販莫不喜爲之道說然而謗公者亦衆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計取顯位而以京師之禍公實使之嗚呼當是之時所謂謀國者豈有他道哉避走而乞和譽賊虜（改作金人）而卑中國耳以避走乞和譽賊虜（改作金人）卑中

國之人而議公之得失故其自許爲謀詳慮密而謂公爲畧而疏自以爲鎮重能消弭而謂公爲輕銳而喜事其恬視君父之仇畏敵持祿甘爲世所賤侮而以公之能以身徇國爲人望所屬者謂爲朋黨要結以自營故主和者非致寇（改作畏敵）而守京師者爲失策矣則公之負謗於時固理之所宜得也何足辨哉顧獨有可恨者是非毀譽之相蒙亦必至於久而後論定是從古已然者也公之歿已半載矣世之論公者卒未有以大異於前日也何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則豈有愧於孔子之所稱也哉悲夫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安民大患曰定請以忠定爲公謚謹議

庚辰詔置敷文閣官屬

詔曰（舊校云此詔見愧郯錄）恭惟徽宗皇帝躬天縱之睿資輔以日就之聖學因時致治修禮樂恢學校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翰發號施令著在簡編者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作則萬世者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裒輯崇建層閣以嚴寶藏用傳示於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遹舊章

宜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儒學之華寵其著於令

金人敗盟兀朮（改作烏珠）率李成孔彥舟酈瓊趙榮入寇（此字改作河南）

金人以還我三京河南地爲非便因大悔悟遂定議背盟復侵三京河南（地以兀朮改作烏珠）爲帥提兵渡河先是兵部（侍郎）張燾詣永安朝陵回奏言虜（改作敵）情反覆難信乞謹備仍乞陝西早命大帥宰相秦檜不主其說俄除燾知成都府燾又奏前此之蜀者例皆舟行至荆南則舍舟遵陸臣請取道京洛由關陝以往因

觀形勢利便便宜得與宣撫使議事上嘉而從之燾入潼關已聞金人有敗盟之意迨至長安諜者絡繹來言虜（改作金）騎還至已渡渭河矣蜀口舊戍兵自講和之後悉以分陝右燾遽行見宣撫胡世將具言蜀口關隘不可無備世將問備禦之策燾曰和尚原一帶在今日最爲要害自原以南入川路口散漫不一若失此原是無蜀也世將曰保蜀之策莫急於此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分戍之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試爲籌之燾遂爲草奏事勢危迫之時乞速降指揮盡陝右所分戍兵還

屯蜀口又請乞賜料外錢伍百萬貫以備急緩朝廷皆從之故得以保全蜀卒以無虞

十一日甲申金人寇（改作圍）京師留守孟庾叛降於金人金人叛（改作背）盟留守孟庾倉皇不能自處統制王滋願以兵護庾奪門而走還行在庾以金人多不能遽去遂以京師叛附於金庾當要津被眷遇甚厚一旦不能守其節人皆恥之先是劉豫僭偽有郁臻者以吏職出身獻屯田之議豫大喜行其策而果獲利濟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至宣和靖康間誤國者進士及第之人也我則不然唯才是用不問門閥與出身乃以臻爲秉義郎閤門祗候充白波轉運及金人交還三京也召臻赴行在臻見（秦檜）檜衩衣不禮臻既而曰劉豫國祚不永者蓋由任用此輩而不用士人也臻銜之而退後復歸中原既金人叛（改作背）盟復據京師尋訪臻而得之喜曰南宋不用郁臻而棄之鄙其不因進士舉耶乃用爲陝西轉運判官

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走

初金人再有復取河南之意河外豪傑密以報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興告）於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謂雒陽實居衝要重地西連關陝東接王畿南通巴蜀北

控大河可以屏衞襄漢況國家陵寢所在不可不注意也利用令興招集忠義欲密爲防禦計不數日得萬人暉大驚而懼之欲以非罪害興會報金人渝盟已渡河利用得報卽望風潛遁興初聽翟興節制屯於商州劉豫得襄漢其勢漸盛乃附於劉豫令興爲鄜延路兵馬鈐轄後改爲河南路兵馬鈐轄國家得三京命興爲河南府兵馬鈐轄特換授武翼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

河南府路總管孫暉棄河南府金人陷河南府

金人以鐵騎數千據天津橋將薄城下鈐轄李興領七騎逆擊之金人罔測遂退卻於是總管孫暉得南奔而去興自天津橋轉戰至定鼎門已侵夜矣額被重傷昏仆於地半日復甦省記舊路復走外邑聚兵是時金人已入城以李成僞知河南府

十三日丙戌金人陷拱州○舊校云時守臣王檝死之

十四日丁亥金人寇改作陷應天府南京留守路允迪出見大金人完顏裒爲裒執之而去

初金人以完顏裒爲三路都統知歸德府退地之日朝廷赦書已到裒以輜重先發行最後裒出門卽下鈞橋更不放人回極爲肅靜歸德府者南京應天府

也裒在南京久甚得人心無秋毫之犯至是金人叛改作背盟裒以兵數千至宋玉臺使人傳語軍民故吏與寄居官州縣學生告以不殺不擾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坐於聽事官吏軍民迫之不動允迪曰允迪有死報朝廷耳然允迪乃應天府人衆以保全鄉郡鄉人爲辭請之終日允迪不得已出城見裒於宋玉臺允迪爲主裒爲客衆人又請允迪過盞不得已又從之裒復過一盞即執送允迪於兀朮改作烏珠裒遂鼓吹入城秋毫不擾或聞允迪在京師七日不食死惜乎不死於應天府城中也

十八日辛卯李寶敗金人於渤海廟

李寶興仁府乘氏人也少無賴尚氣節鄉人號爲潑李三京中陷僞地金人爲濮州知州寶聚三十餘人謀殺知州歸南不捷脫身走濠州知州寇宏接引差人伴送往行在朝廷以方議和不用寶欲送於韓世忠軍中寶不願會岳飛來朝寶以鄉曲之故往見飛願歸飛遂令寶同歸鄂州以爲馬軍軍猶未見賞寶怏怏時思鄉中忠義之人遂有歸北心乃結連四十餘人各持一大杴約日就江下奪船以杴爲櫂濟渡前期敗露捉獲盡立堦下唯寶言乃寶之罪衆皆不

預飛奇之送入獄拘繫三十九日有北報金人將擾邊出寶於獄問北方事寶言願歸京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差承局李成贈銀一鋌令越僞界得忠義人發遣八百餘人赴飛軍飛壯其志遂給付武翼大夫閤門宣贊舍人充河北路統領忠義軍馬依舊黃河駐劄並付空頭文牒令以次補官時紹興七年也十年金人敗盟是時寶在河上滑州境內梁興在太行山寶約興與同舉事興探得金人兵重不從金人渡沙店寇（改作圍）京師留守孟庾投拜既而知興仁府李師雄亦投拜寶方在共城西山上具聞其詳乃率衆沿河奪舟順流而下漸至興仁府是時兀朮（改作烏珠）欲南侵而慮寶在河上遂復回至荆岡人馬困乏皆熟寢寶探聞荆岡之東二十里渤海廟下有金人尤不整亦熟寢乃與其次孫定王靖約夜半襲殺之遂分兩路各率衆乘舟分上下水而進寶與曹洋作一路至渤海廟見金人馬果困乏熟寢不覺乃次第以刀斧擊殺數百人定與靖亦至併力殺之金人漸有覺而起者已不能整不及乘馬皆走墮於金淖下死者無數然遺馬甚多岸高船低馬不能下寶令殺馬載之以行爲糧食由是一馬活斫爲四五段自岸推下

盡載而去蓋五月之辛卯也質明金人以精騎來援已無及積屍而焚之兀朮改作烏珠聚河南河北兵捉寶不獲守之半月餘乃南侵順昌有樞密院准備差使邱延世者先差在興仁府刺探以金人復取河南方圖南歸備聞寶等在荆岡擊殺金人事延世漸隱名覔路歸朝具言寶之克捷事故朝廷知寶在河上擊殺金人恨未能得寶用之也

二十日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降於金人

金人敗盟報到行在

初得河南之地也秦檜親戚鄭億年自僞境還朝億年嘗事劉豫爲僞參知政事既到朝廷言和好可久願以百口保之至是方一年已敗盟報到行在羣臣皆愀然憂之工部尚書廖剛至都堂會億年在坐剛責之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盟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億年氣塞檜不喜謂剛亦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耶頗銜之

工部尚書廖剛罷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人崇甯登進士第紹興初累官給事中有言其不孝之罪而罷之十年復用爲工部尚書秦檜銜其在都堂譏斥鄭億年令臺諫論其罪

而罷之

二十五日戊戌詔諭諸路大將各竭忠力以圖大事

詔曰昨者金人許歸河南諸路及還梓宮母兄朕念爲人子弟當伸孝悌之誠爲民父母當興援救之思是以不憚屈已連遣信使奉表稱臣禮意備厚雖未盡復故疆已許歲輸銀絹至五十萬所遣信使有被拘留有遭拒卻皆忍恥不問相繼再遣不謂設爲詭計方接使人便復興兵今河南百姓休息未久又遭侵擾朕深痛傷何以爲懷仰諸路大帥各竭忠力以圖大計以慰邇遐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

金人敗盟報到行在乃降是詔

賞格曰兩國罷兵南北生靈方得休息兀朮（改作烏珠）不道戕殺其叔舉兵無名首爲亂階將帥軍民有能擒殺兀朮（改作烏珠）者見任節度使以上授以樞柄未至節度使以上授以節使官高者除使相見統兵者仍除宣撫使餘人仍賜銀絹五萬匹兩田一千頃第一區

詔激勵中原忠義之士

詔曰金人侵犯（改作屢擾）中原兵革不息已踰一紀天下忠臣義士雖在淪陷之中乃心不忘國家今兀朮（改作烏珠）無名再起兵端南北雲擾未知休息之日凡爾懷

忠抱義鄉里豪傑之士有能殺戮首惡或生擒來獻者並與除節度使仍加不次任使其餘能取一路者即付以一路取一州者即付以一州便令久任應府軍所有金帛並留賞給戰士其餘忠力自奮隨功大小高爵重祿朕無所吝上聞兀朮（改作烏珠）再稱兵故有是詔

給事中兼侍讀馮檝罷

金人叛盟檝見秦檜曰金人欲舉兵南寇（改作下）公疏於用兵宜早召張浚以督諸將檜曰善公當來早上殿薦之次日檝上殿奏曰金人南來朝廷未有應敵之策唯疾召張浚都督諸軍耳上久知張浚敗事乃曰朕雖亡國不復用張浚檝大沮乃乞宮祠遂罷去先是僧圓淨者寓居於王繼先後圃中禪學甚高馮檝嘗往謁之談禪移時繼先欣然欲見之檝不交一言繼先方憑恃恩寵勢焰薰灼遂大慚逐其僧而譖之

劉剛知泗州

劉剛知宿州以金人敗盟不能行遂知泗州仍經畫宿州

劉錡軍於順昌府

劉錡除東京副留守以本部兵馬行乃以舟船乘老小輜重而軍馬出陸方至順昌府承朝旨令分其兵將屯沿京州縣未及而鄜延路副總管劉光遠遁還言金人叛（改作敗）盟事時舟船已入潁河遂急趨順昌錡會諸將統制共議去留或以謂去則遇虜（改作金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堅守城池徐爲之計知順昌府陳規亦贊守城之策遂留順昌

二十六日己亥劉錡及金人龍虎大王韓將軍翟將軍戰於順昌府敗之

召沈晦赴行在

二十八日辛丑吳璘將劉海曹清敗金人於鳳翔府石壁寨

六月劉光世加太保爲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李顯忠李貴步諒之軍皆隸之

初劉光世罷軍政也王德以本部軍馬隸江淮宣撫使張俊俊以德之衆皆挫鋒百戰之餘其猛鷙爲諸將之冠乃名爲銳勝軍德爲統制及光世爲招撫使也復請德隸其軍德堅不從故俊益重之光世辟江西路副總管劉紹先爲中軍統制置司池州

韓世忠加太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英國公張俊

加少師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岳飛加少保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舊校云按世忠封英國公在圍淮陽之後俊封濟國公亦在克亳州之後不當總書於此

張俊軍廬州○舊校云廬州應作亳州

劉錡加昌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

劉錡及金人戰於李村敗之

六日巳酉金人寇改作攻鳳翔府扶風縣吳璘軍統制李永琪楊從儀尙起與戰敗金人於扶風縣○舊校云史作吳璘遣統制李師顏等戰敗金人於扶風縣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淸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終

斥爲姦黨（姦一作奸黨）　震於天下矣（脫於字）　不果爲用也

爲字衍　蜀口舊多戍兵（脫多字）　具言事勢危迫之時（脫具言二字）

盡徙陝右所分戍兵（脫徙字）　鄙其不因進士舉

邪（因一作應）　寶聚三千餘人（千誤十）　猶未見寶（誤作軍猶未見賞）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一

炎興下帙一百一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其日

六月十一日甲寅劉錡及兀朮（改作烏珠）戰於順昌府城下大破其軍兀朮（改作烏珠）敗走

楊汝翼順昌戰勝破賊（刪此二字）錄曰紹興十年春天子以騎師太尉劉公副守東都仍節制所領軍馬繼被朝旨精銳兵馬分戍陳汴隨軍老小屯泊順昌三月十八日陛辭出城益以殿前司二千人撥隸戍役束裝裹糧越五日而後起行絕江泝淮風濤險阻自臨

安凡二千二百里抵潁上爲順昌之屬邑陸路兩驛而近水路縈紆曲折殆三百里太尉捨舟與屬官將佐先抵城下時五月十五日太守龍學陳規倅汪若海洎兵職官吏門首迎迓館太尉於羅漢院守倅既相報謁即往按視營寨湫隘窄陋悉不如法兩日之間經營區處尚未就緒十七日早太尉門首別提宮宋待制未及回陳守約相見出秦和縣申狀報四太子人馬於五月十二日寇（改作陷）東京亟歸諭諸將戒飭士卒無致張皇其時選鋒游弈兩軍并老弱輜重舟船九百餘隻相去尚遠遣騎追促至四更後方遂入城十八日辰巳間有探報虜騎（改作金兵）已入陳州陳州距順昌纔三百里闔城惶惑罔知所措而馬軍緣寨柵未定遂以羅漢院駐左軍普惠寺駐右軍前軍駐舊衙後軍駐毗盧院中軍駐臺頭寺而太尉遷維摩陀院乃歐陽文忠公之故居也皆在子城外與府治及民家兩不相干是日太尉遣主管機宜杜亨道幹辦公事王羲賓謁陳守以朝廷先降到贍軍錢支發交子欲斂兵入城爲捍禦計陳守愕然曰城中聞警報人皆欲去太尉獨欲守城何也繼而汪若海告別云某已奉有檄差往行在稟議太尉因託以章奏附

行尋聞挈家出南門矣十九日太尉與屬官并統兵官聚議吾軍方自遠來未及息肩已聞虜騎（改作金兵）壓境諸公以爲如何其間或欲守禦或欲復就便舟順流而下獨太尉激以忠義喻以禍福且曰某赴官留司今京師既陷未可之官賴全軍在此幸有城池粗可守禦顧此機會大不容失要當同心戮力死報國家諸公翕然同辭無或異議於是與官屬登城區處以後軍統制許青守禦東門中軍統制（闕姓字）守禦西門右軍統制焦文通游奕統制鍾彥分守南門左軍統制杜杞守北門分遣將士明遠斥堠仍召募土人作嚮導間探是日晚亳州把門使臣白忠等二人來報云有王彥先者劉豫時嘗知亳州號王瓜角自東京同金賊（改作兵）已入亳州亳州至順昌二百四十里繼捉到王彥先所差探事人朱海張山斬之梟首於市又報金賊（改作兵）入陳州陳州至順昌三百里二十日以後報金賊犯（改作兵入）蔡州蔡州至順昌二百七十里續報犯（改作入）項城陳州屬邑至順昌一百九十里又報犯（改作入）泰和泰和順昌屬邑至府城七十里居民緣賊（改作敵）勢逼近後聞太尉一意堅守皆雜遝輻湊入城城中百姓賴以安堵然太守及州官骨肉絡繹

出城皆渡淮而東走太尉日夕在城上親督兵將備設戰具而城壘摧缺旋加補貼芟薙榛棘如笓籬巴僅存數十悉取偽齊所作癡車以輪轅埋設城上又諭州索居民門戶扇踏隨宜懸掛僅能周匝其時新鄜延總管劉光遠以路梗亦留順昌新永康知軍柳倪緣太尉親亦從行至是皆就差檢察一行軍馬提舉四壁守禦自十九日至二十四日凡六日之間爲備禦計食息不暇而探報日急軍中相與激勸爭先整治甲器且曰我輩自此出陣未曾立功今纔至此便遇大敵須自出力報答國家兼荷太尉存卹到這裏要取一場富貴上下響應如出一心二十五日金賊（改作人）游騎數十已涉潁河出沒城下遇太尉伏兵生擒銀牌千戶阿赫殺（改作蘇木）（阿阿魯改作阿嚕）等通說韓將軍先遣來城下探城中事宜及有探報韓將軍翟將軍兩頭領在白沙龍渦一帶下寨寨去城北約三十里太尉夜遣千餘人擊之至二十六日早復與賊（刪此字）戰遂殺傷千百人辰巳間入城太尉於北門犒勞即具捷奏以聞二十七日金賊（改作兵）馳報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偕自陳州來增益兵馬至二十九日合韓翟（二將）軍一帶逼城自北之西自西之南自南之

東人馬約三萬餘騎太尉西門出軍仍激勵在城士卒內外協應午巳之間賊（改作敵）臨城施設而柳知軍適在東門爲敵箭中左足柳倪卽拔箭就以破胡弓（刪此四字）射之應聲而倒繼發數十箭無不中者翼以神臂弓硬弩破之遂稍引去卽以步兵邀擊荒怖四奔走小河人馬淹溺者不可勝計抵暮尙有鐵騎數千擺布河外復出官軍千數連擊之大獲捷勝奪到韓將軍大小認旗十面幷鐵甲提刀等至三十日早戰士還屯犒勞如初亦以上聞六月一日金賊（改作兵）尙留舊寨有擒到女眞及漢兒（刪此五字改作閒諜）云巳遣銀牌天使馳往東京告急於四太子矣初二日賊（刪此字改作金人）立寨城東地名李村去城二十里以精銳五百人夜出刦之鄉導者引官軍直至中軍以槍徹去氊帳有一披甲者疾呼曰留得我卽太平（刪疾呼至此九字）竟爲官軍所殺是夜陰晦欲雨時（刪此字）電光所燭但見禿頭辮髮者（刪但見至此七字）悉皆殲之其殺傷比之前日兩戰爲最初三日戰士歸城亦以捷狀聞奏初四日初五日金賊（改作兵）相持如初伏兵擒到女眞（改作敵人）具道殺傷甚多且乏糧食有建議者願乘此屢捷之勢順流乘舟全軍而歸太尉乃會諸統兵官於西門上酌酒

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況已屢挫賊（改作敵）鋒軍聲稍振雖賊（改作敵）與官兵多寡不侔然業已至此可前進不可退卻賊（改作金）營去城三十里而四太子又領重兵來援萬一諸軍遽舍順昌不惟前功盡廢一軍老小當此合卒擾擾豈敢盡保無虞賊（改作敵）衆追襲首尾相失將至狼狽大有不可言者馴致侵擾兩淮驚動江浙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死爲誤國之鬼雖萬死何以謝天下願諸公堅忠孝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城同亡此言不食天實臨之於是諸統兵官皆願奮不顧身罔有退志齊以警戒之令曉諭將士人人咸欲效命欣然待敵初六日太尉遂以東門北門外所泊舟船悉沈河底示以死戰不爲東歸計俄報四太子入太和縣輜重前驅已與龍虎諸酋營（刪此二字）寨相接連夜潁河繫橋渡軍馬初七日四太子至亦與諸酋首（三字改作龍虎諸帥）連接下寨人馬蔽野駱駝牛馬紛雜其間氊車奚車亦以百數至於攻城戰具來自陳州糧食器甲來自蔡河散遣輕騎巡綽城下有叩城以手揶揄曰城裏人只有一箇日頭裏至晚以前日陷陣人曹晟荷團枷齎實封文字放回太尉得之慮賊爲（二字改作其）詭計以惑衆心不起封而焚之

初入日四太子數責諸酋首（二字改作營）前日用兵之失諸酋首（改作首領）皆答以今次南朝兵馬非日前比往往一以當百不容措手足明日國王臨陣自可備見蓋四太子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即下令曰順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來日府衙會食所得婦女玉帛悉聽自留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且折箭爲誓以激其衆然太尉發策戰守忠義自持仍以方畧授諸將佐顧視羯戎逆天悖道貪瀆無厭（刪顧視至此十二字）（改作蓋）平時憤激直欲氣吞此賊（改作敵壘下添北軍雖盛四字）以謂（改作爲）不足憂也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將軍翟將軍人馬環合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而五色旗各七面按方分植者中軍也而順昌東西兩門受敵賊乃（改作金兵）睥睨東門瀕濠待敵太尉亦自東門出兵應之城上發鼓即與交鋒轉戰踰時賊復（改作金兵）大衄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將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鎧全裝虜（刪此字）號鐵浮圖又號拕叉（改作哈沙）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以爲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極力鬬敵自辰至戌賊（改作金）兵

大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頭鼓聲不絕迺出羹飯坐餉戰士優游閑暇如平常時賊衆（改作金兵）望之駭然披靡食已即來以數隊趣戰鬬去拒馬木深入斫賊（改作敵）又大破之無何有誤傳令者令少卻官軍遂稍引後賊衆（改作金兵）併擁逼壕而致溺水者二百餘人而選鋒統制韓直身被一槍三箭幾致溺死賴有一虞候挾以上馬而歸虞候與馬皆中箭被血淋漓然餘勇尚未衰也其餘中傷稍輕可者猶欲再出接戰是日西風怒號城土吹落塵霾漲天咫尺不辨斃屍倒馬縱橫枕藉掩入溝壑閒及墮井者不知幾何旗號器甲積如稻麻葦竹方其接戰時酈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於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爲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倚仗者十損七八當其敗衄時城上見有車馬自寨而北復渡河而去賊（此字改作金兵）初涉壕耀兵張勢云嚇城既而官軍歸城直欲奪取釣橋望城放箭注落如雨至有用響箭與窄柳箭者城上悉以破胡弓及（刪此四字）神臂弓臨下射之人馬自退復自東而南轉而之西連亘西北薄城而營長十五里闊十餘里至晚發擂聲振山谷父

老皆言有生以來未之或聞然賊（刪此字）營中嗥呼喧嘩自夜達旦時有金人傍城屬耳以聽城中肅然雞犬無聞以是自可見勝負之兆四太子帳前以甲兵環衛持燭照坐賊徒（改作兵眾）皆分番假寢馬上深懼官軍夜擊之至初十日大雨傾注賊（此字改作金兵）於城外埋鹿角柵柵外開小壕深闊各五尺許正爾督工雨亦稍止太尉出百餘騎撓之賊（刪此字）眾悉皆（刪此字）掛甲挽弓以護雨復大作官軍刦之晝夜不得休息十一日早賊（改作金）營發擂聲如昨日太尉遍詣諸營撫勞官軍及安慰中傷之人蓋家至戶到人人皆得其懽心且雖被傷中猶欲抵死報答太尉俄有探報四太子作筏繫橋甚急（金人自到此日給炒麥數合疲困已甚皆思北歸）至晚不輟抽摘人馬過河然不復發擂只擊鑼數聲而已十二日早尚立礮架置推牌斤斧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蓋緣潁河暴漲衝激橋筏人馬數十隨亦被溺遂復繫橋連夜以濟兩日之間收集屍首隨處焚化至有數十人同坎者亦有燒半殘者或瀕河為水漂泛或半為烏鳶所食雜以馬屍牛首彌望遍野及晚拔寨盡走即具解圍奏聞賊（改作金）營中礮架推牌雲梯拒馬木敗甲破車積堆如山弓刀槍槊亦委之而

去然猶有潛匿山林間以伺追襲至十三日十四日悉出境上復會於陳州四太子反怒三路都統韓翟二將軍人以柳條撻之數十下如千戶毛可（改作穆昆）等皆撻之百十下尋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翟將軍守陳州四太子龍虎大王各以所轄人馬同之東京初龍虎與（刪此字）諸酋（改作軍）既敗遣銀牌天使告急於四太子天使纔到就龍德宮見之得報即索靴上馬出門告報士卒頃刻而集經由陳州一宿措畫戰具糧食而行自東京至順昌往復千二百里首尾不過七日何其神速如此而大尉在圍城時奏求援於朝得報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全軍來順昌策應十四日金人既退之後王德方且以文移來問賊勢（刪此二字）動息至二十三日卯時以數千騎至城下太尉邀入具飯飯已則卧憩於子城樓上至申時即出門迺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別今且復回又報數日傳聞德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金賊（改作兵）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某擇利班師太尉以方禦敵未敢輕爲進止既且賊（改作敵）退十日後又被旨先發老小往鎮江府駐劄遂津遣老小輜重并被傷戰士船載而行以左軍統制杜杞右軍統制焦文通

兩軍防護東下俄聞王德者申宣撫司云某以全軍
裹送劉太尉老小出潁河矣其誕謾舉皆類此敵國
相去未遠萬一事或蹉跌爲害不細然太尉恬若無
聞未嘗畧介懷也順昌古城且素無備迨茲賊已來
陳守（刪此五字）始令居民築牛馬墻賊（此字改作金兵）既退後方
置礮座比之軍中所放礮爭五十步先軍中置令牌
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掛甲者不得登城雖
順昌官軍士豪不許預分毫事城中居民各闔戶守
家內外肅靜無有犯者初破金賊（此字改作兵）陳守送到
煑酒十數石門首犒勞戰士一盃而已再戰退賊（改作
敵）後市戶以麪六千餘斤猪百口來獻隨即分付諸
軍人不過麪半斤肉數兩至第三戰太尉不免與陳
守畧與犒勞官軍但各人給粟米一石及赴倉請之
有止得蛀麥五斗者其間不願請者甚多至事定陳
守先具奏乞推本府官屬守城恩賞且言措置守禦
鼓率將佐犒賞戰士遂至成功雖太尉依應保明聞
奏將士頗誓不平方當圍城太尉曉夜城上寢食皆
廢閱月之間畧不以家事經意故能激勵軍心皆爲
之用遇臨敵則躬親鼓旗賈作士氣先下令不得斫
級奪馬及掠取一物一件至有效命如游奕統領田

守忠中軍正將李忠之徒恃勇深入率皆手殺十人而後死悉取前後陣殁將士鑿土埋瘞作大塚傍作屋數間命僧主之作水陸道場以致資薦仍復存恤其家種種順昌北門外初有居民瓦屋數十間恐爲賊窠（改作敵據）前期爇之賊（改作敵）退即訪元主酬以價直自始及終無毫髮擾民者城門四啟每得奸細即審問情狀詳悉而衆所不容者抵之遣回使未嘗輕戮一人雖金賊（改作人）亦謂自過南朝來十五年間無如此戰必是外國起鬼兵來（刪必是至此八字）我輩莫敢當也後以生擒到女眞（刪此二字）阿赫殺（改作阿蘇木）并契丹等五十餘人解赴闕下前項有妨功者移書權貴順昌城下無金賊（改作兵）止是兩河與諸路簽軍耳顧雖力詆柰此公議何太尉初領兵不滿二萬當其圍城時城上備禦及防護老小營寨遇敵則又把路捉巷至於子城倉庫等處皆分兵守之其實出戰之士不過五千人當十萬餘衆自非明於料敵果於制勝安能以應不虞之變韓文公作裴相平淮西碑所謂凡此蔡公惟斷乃成者某於太尉亦云自捷奏到朝廷寵以鼎州觀察使再被制命建武泰節鉞皆懇辭至再不欲先戰士而被賞繼而王人踵至使者沓來撫問寵

賁優渥有加宸翰獎諭且有卿之偉績朕所不忘之語咸謂主上酬報非常之功夐出前此仍降告身千五百軸俾就軍前書塡隨卽繳納以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爲榮累得旨索本軍功狀校定兩日方得具奏蓋緣節次出戰更番守禦分別功過不容或差至閏六月二十七日准安排全軍功賞逐隊列單申姓名一一覈實統兵官立功者以前降到金帶及金椀賞之其有過者則面疏其失勞績亦減將佐立功者以金帶及金椀賞之其有過者則杖責之降而入隊至於戰士悉以前後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第功賞之初田守忠李忠輩陷陣本軍將佐不卽救援亦皆免死而被責其能致力策應者仍給賞且出錢千緡揭榜許軍中論告僥冒戰功者按以軍法如陣歿之家亦各優厚周卹斯又見太尉信賞必罰出人意表如此者某隨軒而來偶遭虜寇（改作日擊敵勢）迨茲平甯敢以圍城前後所見敘爲紀實筆墨荒澀甚無文采且將過江貽諸親舊至於解嚴之後以迄班師述事贊功當俟大手筆者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一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一校勘記

天子以騎帥太尉劉公（帥誤作師）項城陳州屬邑（脫項城二字）

皆自陳州來（皆誤作偕）則吾輩平生報國之心（一作則吾輩生無報國之心）俄聞王德者申宣撫司（者字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

炎興下帙一百二

起紹興十年六月十一日甲寅盡閏六月十七日

庚寅

汪若海劄子曰朝廷以藍公佐之回和議頗變以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錡爲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以五月十六日始次順昌而十七日兀朮（改作烏珠）之軍已壓境兀朮（改作烏珠）之敗盟舉兵來祁州也以大校爲名起國中之兵一頭項入山東曰聶黎孛堇（改作聶呼）貝勒一頭項入陝西曰三郎君一頭項入西京曰李成

兀朮改作烏珠與三路都統領龍虎大王韓翟二將軍以五月十二日入東京初遣三路都統領既下淮甯來取順昌犯改作抵白沙劉某夜遣師晨至白沙相拒終日合數陣三路都統大敗而去乞援於兀朮改作烏珠未至閒劉某遣驍騎將閻充夜刦三路都統寨正中中軍連破五寨見氊帳數重朱紅美車有虜酋急被甲呼曰毋殺我留我則太平軍士不聽殺之其餘不及被甲因亂刪見氊至此三十九字擊殺數百人相枕藉死者莫知其數由此虜此字改作金軍下添盡字驚晝夜不敢下馬唯於馬上寢食而已兀朮改作烏珠率重兵來劉某聞其將至也會諸將於東門上問策當安出諸將或曰今已三大戰軍士夷傷者衆若兀朮改作烏珠自至恐勢力不加不如權護老小渡淮劉正色謂諸將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要一朝爲緩急之用安可見大敵而退況老小一動必不能全虜改作敵騎無數十里之遠若被追老小必亂甲士未能保何老小之可全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上足以報國家下足以取富貴請爲諸軍五日內殺回兀朮改作烏珠衆皆以爲然人人激勵上下同心皆爲勦敵之志於是壞櫓沈舟以爲決戰兀朮改作烏珠所號長勝軍至則責三路都統龍虎韓將

軍等不肯厮殺致敗軍馬之衆謂其衆曰誓與起順昌城掉在溺河折三箭爲誓折一箭曰初九日早飯於府衙會食折二箭曰敢過車輪之下者皆殺折三箭曰婦人財帛盡以賞軍其所將攻城士卒號鐵浮屠又曰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簷其下乃有氊枕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馬子人進一步移馬子一步示不反顧以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皆是女眞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六月七日兀朮（改作烏珠）自臨城於潁河北岸劄寨三十餘里約十五萬九日辰時叩城西門索戰謂城上人曰你只活得一箇日頭猶華人（刪此二字）言一日也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自西門轉向南門又轉自東門及東北角始與虜（改作金）騎往來馳逐後直撞入虜（改作金）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此字改作敵人）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改作敵）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此字改作敵兵）相抱於城壕而死者血戰自辰至申虜（此字改作金兵）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改作烏珠）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叩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弓射走兀朮（改作烏珠）既大敗乃移寨於城西門

開掘壕塹自西南至西北約十餘里欲爲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劉又夜使人刦之上下不敢甯處十二日乃盡走虜（此字改作金人）自言入中原十五年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而敗今敗於劉錡眞以戰而敗疑是外國借來神兵兀朮（改作烏珠）至泰和因得氣疾黃腫下血居縣門樓卧兩日至淮甯府龍虎者始敢獻言以爲不當南來亦猶南人深入我地兀朮（改作烏珠）無言怒諸酋（改作將）之敗撻韓將軍九十柳條翟將軍八十柳條其餘或一百或二百哭聲徹天韓將軍頗出怨言曰我只爲你於和尚原壞了人情莫不疑貳住三日

留翟將軍守淮甯府入東京欲往河北簽人有王山者言河北無正兵可簽只有百姓耳王山者兀朮（改作烏珠）舊用之知潁昌府至是携來欲令再守順昌王山言今大國中只有兀朮（改作烏珠）主兵權舉國中兵盡起祁州所教之兵盡隨兀朮（改作烏珠）除兀朮（改作烏珠）所將一頭項每戰兀朮（改作烏珠）親擁爲押隊其餘頭項如龍虎韓將軍之徒皆無鬬志又其麾下皆不欲南來是以莫肯爲用其所將孔彥舟酈瓊趙榮之徒只單馬隨軍并無兵權兀朮（改作烏珠）之敗順昌城下三郎君敗於陝西亦遣人告急焉王山言是日南宋再有一頭項

乘其弊可盡捉虜（刪此二字也但劉自金賊犯改作人攻順昌）見陳蔡以西皆是望風投拜又見舊知州王山在城下恐城中人苟求性命有賣義於外者更不敢用順昌府官吏軍民充守禦既分其兵於城上地分而又分其兵於城中逐巷口擺布每遇令牌一過即百姓寂無一人敢出戶者止有兵五千人可以出戰計劉所統不過二萬人中又止用五千拒其舉國精銳之師即今諸大將所統或十萬或二十萬使乘劉錡戰勝之後士氣百倍之際諸路並進兀朮（改作烏珠）可一舉而破甚無難者今兀朮（改作烏珠）之在東京譬如取大魚當遠其索而困之不必聚天下之師以圍東京今諸大帥唯淮西最務持重不肯輕舉宜以淮西之兵塞其南窺之路俾西京之兵道河陽渡孟津俾淮東之兵卷淮陽渡彭城俾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冠帶而共降其黨（刪冠帶至此七字）契丹黑水渤海諸國必各爲其主而自立則兀朮（改作烏珠）可不戰而擒女眞（改作大金）可不加兵而滅何則我今以淮西京西淮東陝西四路之兵共圍兀朮（改作烏珠）是以四易而攻一難我今以淮西目固根本而以京西淮東陝西出其不意是以四難而攻一易兀朮（改作烏珠）見天下

之師盡圍之必以死戰故曰一難兵法曰勿攻其所
難如遂爲之是兀朮（改作烏珠）之攻劉錡也今舉國之師
盡聚於東京我仍直趨於河北則河朔之民必響應
兀朮（改作烏珠）可不戰而擒也兀朮（改作烏珠）一敗於順昌儻
又敗於河朔則苻堅之事其果見於今日矣且堅淝
水一敗安能遂滅苻氏故曰契丹之屬必自立則女
眞（改作大金）可不加兵而滅也今聞淮西之師得亳便還
義士莫不闕甚爲朝廷惜之恐人見淮西之班師弗
察虜（改作敵）情之强弱故躬往戰地或訪親見臨陣之
人或質被虜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以備朝廷
之采擇焉

十三日丙辰岳飛統制牛皋敗金人於京西

十六日己未永興軍路經畧使郭浩統制鄭建充攻金
人於醴州破之克醴州

王德至順昌府

劉錡在順昌受圍屢乞援師於朝廷詔王德應援是
日也德至順昌而金人已退順昌矣

劉光世軍於和州

二十一日甲子吳璘軍統制姚仲尙起樊彥鄭師正以
兵援郭浩及金人撤离喝（改作薩里罕）戰於鳳翔府大破其

軍

二十二日乙丑司農少卿李若虛與岳飛計議軍事

金人敗盟朝廷遣李若虛往鄂州軍周聿往建康府軍魏矼往楚州軍各計議軍事若虛到鄂州日飛已進發是日若虛追至德安府見飛言兵不可輕動且班師飛不從是時諸軍皆已進發若虛曰面得上旨不可輕動既已進發若見不可進則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二十三日丙寅岳飛軍統領孫顯大破金人排蠻千戶於陳蔡州界

二十六日己巳劉錡加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軍馬都虞候沿淮制置使

韓世忠軍統制王勝敗金人周太師鶻辣孛堇改作呼拉貝勒於淮陽軍

閏六月一日癸酉朔張俊軍統制宋超敗金人於永城縣朱家村

五日丁丑涇原路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

是役田晟有怯敵之意令軍中卷旗而出衆知其必退矣故未合而遁

彰武軍承宣使永興軍路經畧安撫使郭浩加奉國軍

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武康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楊政加武當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經畧安撫使吳璘加鎮西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三日乙酉復陝西赦

眷惟陝右初復版圖深念瘡痍之遺民未洽朝廷之德澤蠢茲羯虜改作念茲不靖懷彼狼貪改作肆彼長驅詭計潛師實同寇盜背天違衆改作實忘盟約攻城陷邑荐肆改作致侵陵蹂踐我土疆蝨賊我黎庶幸賴神人助順宗社降靈將士摧鋒爭賈無前之勇吏民徇國共堅不貳之心捷奏已傳師徒再克尚以蠭屯假息虎帳戒嚴介冑苦暴露之勞丁壯疲轉輸之苦由朕菲德致爾阽危惕若厲以疚懷軫如傷而在已宜敷渙澤之渥用慰西土之人於戲擊虜改作敵以殄滅爲期方折衝於萬里得道者多助之至況有臣惟一心尚賴帷幄協謀爪牙宣力庶永清於四海庸共底於丕平咨爾多方體茲至意

閏六月十八日庚寅王之道上皇帝書

臣聞兵法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

乎又曰知已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其言具在昭若日月信如四時後之用兵者不可不鑒也恭惟皇帝陛下比以虜（改作金）人犯順入寇（改作背約深入）郊畿肆命諸將出師恭行天討茲固予犯所謂師直爲壯者然而不知陛下宵旰之暇亦嘗爲廟算計耶其未戰而勝耶其未戰而不勝耶臣雖至愚竊嘗爲陛下籌之且有義兵有應兵有貪兵有驕兵救亂誅暴者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人民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今以吾之義兵而敵彼之貪以吾之應兵而敵彼之驕其論廟算之勝與不勝固較然也若曰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則所謂知已知彼實戰之所先急不知羣臣爲陛下計亦嘗言及此乎陛下自爲宗廟社稷生靈計亦嘗慮及此乎知彼可勝者果有幾乎我可勝者果有幾乎我之所不可勝者其相當乎抑亦有優而有劣乎昔之善爲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常使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此所以能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臣請爲陛

下言之且强弱衆寡之不敵也尚矣以强弱言則劉固非項敵也以衆寡言則曹固非袁敵也而項卒歸於劉袁卒歸於曹者豈有他哉得其道則雖弱能强雖寡能衆失其道則雖强易弱雖衆易寡爾臣觀虜（改作金）有五敗陛下有五勝虜（改作金）雖强且衆固無能爲矣然在我有未必勝者三又安得不自知也且虜（此字改作金人）專事攘竊而陛下一本仁義此道勝也虜（此字改作金人）專務奸詐而陛下一本忠信此德勝也虜（此字改作金人）起兵三十年用人如牛羊殺人如草菅而陛下視民如傷不憚屈已增幣俯徇講和之請冀與天下休息此仁勝也虜（此字改作金人）自兀朮（改作烏珠）用事上則欺幼主以擅權下則殺親族以播虐而陛下夙興夜寐不忘父兄播遷之難方虜（此三字改作金人）踐約請和許還兩宮羣臣以爲不可獨聖意篤於孝悌幸其必信斷然從之此義勝也虜（此字改作金人）前後專以和議欺罔國家刦質二帝屠戮萬方天下之人恥失其君悼喪其親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刪恨不至此寸字）久矣陛下頃緣王倫與之畫地復聽其和當是時下而樵夫牧子皆以爲虜（改作金）人得計而陛下失計蓋古人所謂和戎國之福者爲其有以休兵息民也今兵不得休民不

得息於養兵之外歲取於民以供谿壑無厭之欲一有不滿必至興師雖遠近未可知而理所不免臣每念及此未嘗不痛心疾首至於無如之何輒復自寬曰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一是一非一失一得夫何常之有哉虜改作金人之得計所謂禍也安知不爲福所倚耶和之必至於變無可疑者但變速則禍小變遲則禍大變自彼則禍小變自我則禍大禍小則可轉而爲福禍大則滅亡無日矣速則三年之內遲則五年之外自彼則彼實先之自我則我實起之今虜改作金曾不二年無故敗盟引兵入寇改作境然後知

虜人此二字改作其向之所謂得計者今爲失計而陛下向之所謂失計者今爲得計向得而今失者福兮禍所伏也向失而今得者禍兮福所倚也此計勝也陛下有此五勝固可以勝矣然以臣觀之未見其必勝之理何則唐肅宗詔九節度討安慶緒重以郭子儀李光弼皆一時元功難相統攝特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師次鄴南方與賊對未及戰而潰史臣以爲王師無統進退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今者諸軍大會境上而不置統帥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一也齊景公召司馬穰苴爲將以扞燕晉

之師穰苴辭以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服願得
君之寵臣以爲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賈後期不至穰
苴斬之以徇三軍士皆爲之震慄由是晉師聞之罷
去燕師聞之渡河而解盡取所亡邦內故境以歸今
國家用兵十有六年矣士卒之隸諸將者不可謂不
親附矣而罰終不行緩急果可用哉臣所謂未可必
勝者此其二也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
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
軍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相視如仇讐相防如
盜賊自不能奉公惴惴然惟恐他人之奉公而名譽

賢於已也自不能立功惴惴然惟恐他人之立功而
官爵軋於已也且其平日猶或矛盾若此使臨大利
害想其中心必不能效相如之屈於廉頗寇恂之不
仇賈復先國家之難而後其私怨安能保其不自爲
敵國而以刃相向耶臣所謂未可必勝者此其三也
又況兀朮（改作烏珠）所領之兵無非脅從瓦合猶能自號
元帥以統之初不聞契丹自爲一軍而各聽本國之
號令也今不置統帥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虜（改作金）
自與我角前後無慮數百戰虜（改作金）未嘗不勝我
未嘗不敗者非虜（改作彼）能自勝特我師不戰而潰遂

成其勝爾夫所以不戰而潰者非他不畏我而畏敵故也使皆畏我而不畏敵虜（敵改作）亦何能爲哉今罰不行於三軍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春秋以來如晉楚用兵以將帥不和而敗績者多矣惟是虜（金改作）人前後驅迫鄰國入爲邊患逮二十年未嘗聞其有違衆犯令自爲釁隙以相攻者今諸將不和無以合之而欲求勝能保其必勝乎陸贄奏李晟李建徽楊惠元李懷光四節度狀云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負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如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第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隙滋甚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丙改作）寇未平新（外改作）患方起憂憤所切實堪疚心由是言之臣前所謂可勝者五恐不足恃以勝而所未可必勝者三恐不可不深思熟計而求其所以勝也臣願陛下慨然奮發自謀諸心選擇耆德素負天下之望者謀及龜筮謀及士庶儻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矣然後下明詔遣驛車而召焉逮其入見陛下宜避正殿親出玉音而諭之曰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予一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社稷安危一

在將軍願將軍率師應之將軍既已受命陛下乃齋戒告於太廟灼龜卜吉以授斧鉞如武王之命太公望然後遣行先行之數日遣誥諸軍曰予一人以爾諸軍元帥不立日夜憂懼恐貽一國三公其誰適從之誚今謀之卜筮卿士庶民蔽自予一人之志得元老某俾統六師自閫以外咸得制之邦有邦典軍有軍政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毋或不和不靖自底於罪而爲將軍者臨屯之日又能拊循士卒同其甘苦上不失於關羽之驕下不失於張飛之不恤有所不誅誅必及其大而威有所不賞賞必及其小而明夫然後勒兵赴敵臣見其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專爲有周美矣伏望陛下追懷祖宗積累之難畀付之重痛憤父兄戮辱之苦睽隔之憂矜念軍興以來犬羊所至（刪此四字）積屍腥於草木流血丹於川原毋以臣人微言輕遂忽而不聽棄而不用古語云投機之會閒不容髮又云後將噬臍悔可及乎臣願陛下不爲衆口所奪斷自宸衷而必行之使異時獲投機之功而免噬臍之悔實天下幸甚臣之狂瞽不獨今日當紹興八年六月王倫使虜（改作金）還虜（改作金）遣使隨倫報聘臣於是時固嘗有書致之前吏部侍郎魏矼

以述和議有九不可一可之說當紹興九年五月和議既定淮上興役以備兩宮來歸宿食供頓臣於是時亦嘗有書致之前左諫議大夫曾統以迎奉兩宮有五事當爲先務之急惟臣區區憂國愛君之心無易二書重以家貧地寒遠去軒陛不獲自達是用致之魏矼曾統庶幾有聞於陛下不圖今日乃見茲事似與臣意有相符者雖然亦非臣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故敢復盡千慮一得之愚獻於闕下位卑言高罪在不貸惟陛下憐其愚忠而曲賜保全無使天下以臣爲妄不勝俯伏待罪憂懼之至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之二百二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校勘記

兀朮親擁爲押隊一作爲擁押隊自河陽渡孟津自誤作道自淮陽渡彭城自誤作卷統制鄭建元元誤作充願將君之寵臣願誤作顧而官爵軼於己也軼誤作軋而所謂未可必勝者三脫謂字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

炎興下帙一百三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十七日庚寅盡其日

上魏侍郎矼書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於臨安之隘巷者八十餘日朝夕獲聞閭里之言似有可取者輒敢以其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虜（改作金）還虜（改作金）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墜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又復縱倫賣

國引賊（改作敵）入家（改作境）以闞我虛實排辦館待之具所至騷然甚於被盜夫虜（改作金）之爲盜（此二字改作來）也非特今日鼠之盜也以其衆今之盜也以其使盜之志（刪非特至此二十一字）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譬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於盜其不爲盜之招者幾希（刪譬今至此三十九字）頃年章誼孫近使虜（改作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虜（改作金）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豸禽獸之魄而奪其氣（刪不惟至此十三字）亦足以示朝廷之尊（改作體）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爲執事陳之父母之讐不與同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國虜（改作金）人昨犯（改作陷）京師自嶽宗皇帝明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上仙雖云厭世其實殺之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尙囚沙漠四海共憤恨不得刳其肝分食其肉（刪恨不至此十字）爲人子弟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當唐德宗時吐番因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

請於德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爲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四字改作吐番）非盟誓可結已而吐番（刪此二字）果刦盟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改作議和）所以息民也此時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興議乃爾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蹈也必欲議和是咈民心民心即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虜（改作金）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擔囊揭篋倒廩傾國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虜（改作金）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强也蓋緣既已臣事虜（改作金）人則猶子也爲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故虜（改作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爲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虜（改作金）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爲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爲已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已者不敢不至豫既挾虜（改作金）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虜（改作金）之不虞其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仇而豫之所以見執於虜（改作

金者以其待虜改作金者過於親也今虜此字改作金人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間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英劉六符來聘意在刦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爲報聘之行仁宗重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屈已增幣而契丹平逮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下添者字虜改作金無約請和非出於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夷狄之此三字改作其不叛敗盟而乘我之間又恐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橫賦重斂歲供谿壑無厭之求其勢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改作焉夷狄刪此二字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兵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夷狄此二字改作彼徐爲進築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因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挫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見稱於天下後世若周宣復文武

之境漢光武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而虜（改作金）藉此求和則必矢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事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刪此字）之待夷狄（此三字改作御外）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接武於塗方見傲視而不顧逗遛而不發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儻從虜（改作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虜（改作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叛（改作敗約）萬一挾詐如尙結贊之意在窺窬（刪挾詐至此十一字改作藏其心不可測度忽焉而肆力於我）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爲重固不憚臣事虜酋（改作北庭）且以其酋（改作主）爲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虜（改作金）使援此爲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飴甥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

不憚征繕以立圍曰必報仇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捨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其不然於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聞其以賄盟也金虜改作人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爲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愼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舍之如秦伯之歸晉侯歟曰非也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伯之君民秦伯尙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虜改作金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舍之道哉使虜改作金無所要但以有負於我遂歸梓宮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況不能如是耶爲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苟爲不從是虜改作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苟圖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儻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

民之庇言之端善之主也苟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爲之行不果再詣屏著跧伏小舟中因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次宜興復細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爲之書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虜（改作金人）計無所施焉轉禍爲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惶懼之至

上諫議曾統書之道不佞待次里社與木石鹿豕爲伍不識治體不聞國論惟是區區愛君之心實寤寐不忘宗社安危存亡之長慮此無他蔇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女不念嫁而憂太子之幼亦其利害禍福有以相及不得不然非過慮也金人自宣和靖康以來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卒以陵夷我國家迄於今而不振方其設一謀施一計雖下而小夫賤隸咸能料其將然且曰如是者奸（改作術）也如是者詐（改作計）也已而合若符契不差毫釐而朝廷之上乃獨斷然以爲非奸（改作術）非詐（改作計）也惟恐其奉承之不暇以自取欺侮戮辱而終不悔且悟何哉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嗟乎此言誠足以箴當世之膏肓也去年夏金人遣使隨王倫報聘講和之道是時調官　臨安獲聞輿論有九不可之說嘗欲掇拾效愚獻忠以裨廟堂末議晝夜以思將成復毀曰位卑言高罪也因止而趣裝以歸行次宜興復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之道雖不肖柰何竄名仕版乃忍坐視安危存亡之機而不爲一言耶於是慨然裁書託故人遣驛致之前吏部侍郎魏公衍以乞有聞於上凡半年不得報而胡銓之書傳焉言至於此賈誼之流涕痛哭不爲過也遂事不諫之道尚何言哉側聆道路以爲金人歸我河南故地奉還兩宮此其爲策不淺也蓋以今日所用之將所養之兵皆五路兩河之人歸我以地則不復限以爾界彼疆遲以歲月其勢必至解散茲殆與漢軍楚歌無以異也頃有兩宮播遷天下之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常有不共戴天之憤而主上之所以宵衣旰食勵精政事注意於中興者豈有他哉亦欲埽除黠虜（改作恢復疆土）以刷父兄之辱而光於祖宗也夫人怒則威威則勇驕則怠怠則弱我師之不逮金人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而枝梧累年未嘗敗衂者以其素所蓄積者然也金人之

意若曰此不可以力戰吾當還兩宮以驕之彼既臣妾於我則將恃和弛備然後可圖也茲不必以商爲鑒前日劉豫之擒事猶未遠又況包藏禍心未易窺測其萬一也且事固有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者淮西昨更兵火井邑聚落化爲炎埃比雖招徠流亡整葺廬舍然餘民百無二三所謂井邑聚落亦皆蓽門圭竇多者僅十數閒少者不過四五椽而已自春及夏監司守令以奉迎兩宮爲名排備牲餼次舍纖悉責具急若星火峻如雷霆貧窮盡於誅求彫瘵弊於營繕其奪民時勞民力固在所不論竊嘗以一邑計其費不下五七萬緡使金人誠還兩宮斯民正復竭膏血鬻妻子以應所須猶將欣然不爾雖食王倫之肉可能謝哉愚謂今日之事殆古人所謂可弔不可賀者請以五事上瀆聽覽庶幾朝夕造膝之際有獻於吾君而備其采擇焉謹按魯僖公十五年晉侯秦伯戰於韓秦獲晉侯以歸及秦伯歸晉侯將及國先使告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矣衆皆哭愚以爲淵聖之南來俟其渡河即手疏以自訟可乎此一事也謹按僖公三十二年晉人敗秦師於殽獲其帥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及晉還三帥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

哭以迓之愚以謂梓宮及淵聖到日自天子以下素服郊次而哭乃密諭河南所過州縣一切準此而其供帳之類悉去華麗采色而純用布素可乎此二事也謹按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楚人衷甲竊聞梓宮以下神櫬無慮於十百愚以謂委西京守臣待其將至預修陵寢繼遣一二大臣莅葬中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視之然後奉安及令諸道飭武備以戒不虞可乎此三事也謹按唐開元全盛時明皇幸東都命三百里內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妓數百被以錦繡飾以犀象而魯山令元德秀獨製于

蔿之歌遣樂工數十聯袂而歌之明皇見而嘆曰賢人之言哉河內之民其塗炭乎因黜河內而陟魯山今兩宮寂無來音而淮西一郡之民已有二十萬緡之費矣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愚以謂兩宮宿食供頓所經或無屋宇乞依南郊青城故事行下有司預辦數千匹青布臨時設帳以庇風雨而明詔諸路勿造宮殿勿飾器用以重費斯民可乎此四事也謹按擅弓衞司徒文子問於子思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對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愚以謂梓宮之還天子哭泣哀絰以

從檀弓未葬之禮可乎此五事也是五者雖若無補於國家安危存亡實此係焉昔齊仲孫湫來省魯難既歸齊侯問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甯魯難而親之親有禮霸王之器也庸詎知兩宮來歸金人之使不有若仲孫湫者乎愚是以知安危存亡實卜斯舉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於衞有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觀禮子盍慎諸孟子亦曰滕定公薨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嗚呼斯禮也何可忽哉至於金人之情僞則愚已畧見於前及詳於魏公之書夷狄（改作外邦）之不可信也尚矣盟如皦日而平涼之會猶或刦之今虜（改作者下添金字）以二臣妾蓄我初無盟詛夫以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用兵所不可知者特其遲速遠近而要不能免也雖然昔者越王勾踐亦嘗臣妾於吳矣終而卒滅吳以朝魯衞陳蔡執玉之君愚以謂今日計患在主上不能禮下羣臣以集其謀與羣臣不能輔佐主上以雪其恥如越王之報吳而不在（下添身爲二字）臣妾於虜（删此二字）也不然危亡且在朝夕不識

執事以爲何如祖宗積累至難宗廟社稷至重惟執
事其爲國家念之干冒威嚴無任戰慄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三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三校勘記

輒敢以其所聞（脫所字）分食其肉（分應作而）惟不虞其見
逐故虜得以逐豫（脫惟不至見逐六字）又恐如朱克融輩（脫如字）
頃自兩宮播遷（自誤作有）化爲災埃（災誤作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

炎興下帙一百四

起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日壬辰盡十二月二十日壬辰張憲克潁昌府

趙鼎責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邵武軍居住

趙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政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言之遂責授焉秦檜之憾鼎其始也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具筵餞於浙江亭不留而登舟其成也以鼎上書言時政其憾不可釋矣

劉光世回軍太平州

二十四日丙申張憲及金人戰於陳州

張憲克陳州岳飛令統制趙秉淵知軍州事

二十五日丁酉岳飛將楊成及金人戰於鄭州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擒僞知州王山

韓世忠遣都統制王勝率統制王權王升等諸軍取

海州僞知海州王山及統兵官花太師至磨行與官

軍相遇官軍擊退之去海州六十里勝令二更到城

下諸軍齊進果二更至城下轉城不住牽舟趨城北

城上以瓦礫拋擲亂擊舟人皆不顧而行逼曉至城

北是時花太師退兵唯王山守城勝令諸軍分地攻

擊勝坐於北壁壕下令諸軍早飯要白米飯豬肉段

子食畢先使搭材以長竹繫刀斷其釣橋繩釣橋落

以大竹卷草如黃河卷埽樣使數百人推至北門下

釣橋有妨礙處即以鋸截去之然後推入縱火凡三

卷壅其門而火發守陴者於黑煙中擲甎瓦打火燒

門盡打火亦滅有甎瓦蓋地地不甚熱行隊方鱗次

於門外而第四隊周成先入行隊皆入成舉認旗於

城上呼眾曰周成第一功勝傳令盡開諸門諸軍自

諸門皆入然火燒門道尚有火在瓦礫之下昇水沃

滅之治道而後勝入坐於十字街之民舍生執王山時花太師率兵到城下不敢戰而退去父老僧道詣勝唱喏謝罪勝曰國家以海州久陷僞境故遣官軍收復境土國家專行仁德不事殺戮各各安心照管老小父老再拜謝曰欲乞裒斂金銀犒軍勝曰官軍入境秋毫不犯不須裒斂金銀如有豬肉米穀犒諸軍一飯可也父老拜謝而去率斂城中豬羊牛驢并般擔米麵犒軍勝受之分給諸軍卽時報世忠勝在城北居人猶未覺尙有賣糕者少頃攻城居人方稍避之當時惟韓岳出軍秋毫不擾諸軍經過僞境路

傍有農夫皆倚鋤而觀

二十六日戊戌張俊克亳州

金人復占河南以酈瓊知亳州劉光世遣使臣趙立齎書至壽春府孫暉就差一人同往招瓊張俊亦遣二人齎書招之暉令南京進士蔡輔世同立先往輔世遇亳宋人有相識者具以情僞告且曰公見酈侯未可直言當徐徐也輔世知其意遣立齎書先行至門守者問之立鄙人無謀乃言劉相公遣我齎文字來招酈大尉守者不敢隱遂送瓊所瓊不發書而焚之枷立項送獄俊所遣二人猶未知乃作商賈入城

隸曲詣州衙計會通報既見瓊則出其文字瓊亦因之并文字解送兀朮（改作烏珠）命凌遲處斬於京師瓊發二人之次日亦解趙立行密諭部從人縱其去時輔世復回壽春矣俊以大軍至城父是時王德已下宿州即引兵趨亳與俊會於城父於是瓊謂三路都統曰夜叉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衆遁去俊軍至城下百姓父老具香花迎軍入城初喜見國家軍馬出酒食餉軍德功居最遷興甯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制有之曰智勇自見屢收不戰之功果毅敢前如踐無人之境德甚慰悅

張俊退軍殺前知濠州楊珪於途中

張俊軍馬在亳州一夜星斗晃耀夜半後俄有纖雲倏忽滿空遂大雨霧霈甲士皆坐於水中徹旦退軍留宋起知亳州留兵千人與之百姓失望楊珪者以子弟所授官仕劉豫後歸朝自言是武功大夫而俊以武功大夫授之俊方經營淮北嘗曰當用諳練僞境事情武臣爲邊知州使之經營淮北珪知之乃具劄子迎合俊意俊大喜遂令珪知濠州珪用刑峻酷人不敢犯金人交還河南也珪受代往宿州居於歸受館中見兀朮（改作烏珠）獻取江南之策兀朮（改作烏珠）不用

復還宿州是時俊軍馬到宿亳間珪迎之又獻平戎（刪此二字）書與俊俊知其投書於兀朮（改作烏珠）不中乃與俱還殺之於途中以逃亡聞揭榜召人捕捉之

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改作背）盟會出怨言事故自邵武軍安置潮州

七月二日癸卯岳飛將張應韓清克西京

六日丁未李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

初金人犯（改作攻）西京河南兵馬鈐轄李興聚兵迎擊收復伊陽等八縣又敗金人於河清縣奪到藝祖皇帝御容乘勢收復鄭汝州僞河南尹李成棄西京遁走於孟州興遂申朝廷乞差帥臣官吏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差兵官郝晸焦元蘇堅方來會合至是詔下就除興知河南府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仍特轉右武大夫忠州團練使訓詞褒美仍給眞俸皆出異恩也先是翟興嘗鎮撫河南許以便宜行事許李興依翟興例是時張應韓清亦報收復西京矣

八日己酉岳飛及金人兀朮（改作烏珠）戰於郾城縣敗之

楊再興單騎入虜（改作金）陣欲直擒兀朮（改作烏珠）不獲殺

數十百人而還身被數十創

十日辛亥岳飛敗金人於郾城縣

是日殺金人將阿李朵孛堇（改作鄂爾多貝勒）

十四日乙卯岳飛統制王貴姚政敗兀朮（改作烏珠）於潁昌府中楊再興王蘭高林歿於陣

楊再興王蘭以五百騎直入虜（改作金）陣殺數千人再興與蘭皆戰歿高林亦戰死聞者惜之獲再興之尸焚之得箭頭二升天大雨溪澗皆滿溢虜（改作金）騎不得（改作敢）進官軍乃得（刪此字）還

十九日庚申赦昌（順）官吏手詔

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狂虜犯（改作強）兵壓境王師扼衝惟爾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驅遏寇攘（改作敵氛）眷乃忠勤宜加撫惠應本府見禁罪人除犯刦殺故殺鬬殺並爲已殺人者并十惡罪至死僞造符印放火官員犯入已贓將校軍人公人犯枉法監主自盜贓并依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情理輕者奏取指揮鬬殺罪至死情理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斷訖錄案聞奏其餘死罪降從流流罪已下并放官員在城守禦者并與轉一資軍人等第犒設一次民間租稅昨降赦已放三年外吏與放免二年管下諸縣及鄉

村人戶曾被賊馬（刪此二字）焚刦財產屋業者並依災傷法賑濟舊給使效曾經放散委有武藝才力可使者依舊收補支給請受管內鋪兵級更與犒設一次逃亡軍人限指揮到百日內許於所在首身依舊收管限滿不首復罪如初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二十一日壬戌岳飛自郾城回軍

岳飛在郾城衆請（刪此二字改作一日奉詔十二道令）回軍飛亦以（刪此二字）不可留乃傳令回軍而軍士應時皆南嚮旗靡轍亂不整飛望之口呿而不能合良久（刪傳令至此二十九字改作歎）曰豈非天乎

八月楊沂中軍於泗州

四日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

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軍齊攻之有帳前親隨成閔者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之內閔身中三十餘槍世安亦脛中四箭力戰奪門復出閔氣絕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呼賞之初閔之叔父戰於馬家渡身死所得恩澤無子承受時閔爲僧童世忠尋而得之令受其叔之恩澤初補官世忠教以弓馬久之轉至武翼郎爲帳前親隨而奪門立功世安以箭

瘡不能乘馬遂肩輿而行世忠怒令世安馬前步行世忠奏閔之功授武德大夫遙郡刺史世忠繳到告身復奏乞重賞閔以激勸將士乃授涿州團練使

解元敗金人於沂州郯城縣

六日丁丑李山史貴韓直敗金人於陳州

初張憲得陳州也岳飛令統制趙秉淵守之金人圍陳州飛統制李山史貴與劉錡軍統制韓直及金人戰於城下敗之

八日己卯陝西都統制吳錡統領侯信敗金人於河北中條山柏梯谷

十日辛巳侯信敗金人於解州界殺其將乞可（改作奇格）

十一日壬午李成攻河南府李興擊敗之

李成自孟州率金人五千餘騎犯（改作攻）河南府李興開城門以待之成果疑不敢進興遣銳士由他門出擊之

岳飛劉光世來朝

楊沂中軍於宿州

十六日丁亥楊沂中軍潰於宿州

楊沂中進兵於宿州也以步軍退屯於泗州兀朮（改作烏珠）詭計令人來告有金人數百屯柳子鎮沂中以為

然欲擊之或諫以爲不可輕出沂中不聽留統領王滋蕭保領騎兵一千於宿州是夜沂中自將騎兵五千往襲柳子鎮至明不見虜（改作敵）而還兀朮（改作烏珠）以重兵伏其歸路沂中自柳子鎮回半途知其然遂橫奔而潰至壽春府渡淮歸乃與王滋蕭保相隔參議曹勛不知沂中所在表聞於朝朝廷大恐令淮東州縣退保沂中復還泗州軍心始安自是潰兵由淮河上下數百里間三三兩兩而歸其死亡者甚衆

許淮南州縣退保

朝廷以金人復犯（改作攻）河南許淮南州縣權宜退保州縣官吏皆有輕去之心

王滋蕭保及金人戰於宿州軍敗金人屠其城

金人刦楊沂中不得志遂寇（改作圍）宿州王滋蕭保與戰不利金人入城怒州人納楊沂中之軍也乃縱（刪此字）屠戮（改作之）

二十一日壬辰永興路經略安撫使王俊敗金人鶻眼（改作呼紐）郎君於盩厔縣南

二十三日甲午楊政軍統制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牧牛鎮。（舊校云宋史本紀八月甲午川陝宣撫司統領王喜等遇金人於汧陽縣敗之）

河東統制王忠植克石州

九月楊沂中劉錡退軍鎮江府

七日戊申知河南府李粤移治於白馬山

李成以累敗於李興乞兵於金國得番漢（删此二字）軍十餘萬興聞之度衆寡不敵卽移治於永甯白馬山

十二日癸丑楊政統領楊從儀邵俊敗金人於隴州汧陽縣劉光世軍池州劉錡移軍太平州○舊校云宋史本紀九月丁未楊政遣統制楊從儀夜襲金人於鳳翔府敗之

十五日丙辰李寶以其衆歸於淮東宣撫司

李寶自五月在渤海廟克捷卽放船越廣濟軍遇金人綱船得銀絹錢米甚多將抵徐州與金人兵船相遇乃來戍徐州者寶方欲嚴備過徐州曹洋曰我有備矣金人不知我至必無備當掩擊之金人果無備皆不及持仗爲寶所殺生擒七十餘人寶欲殺之洋曰不可我方欲歸朝廷何不留金人生口以爲實驗寶然之已過淮陽軍知軍賈舍人乘馬率人從數十追及沿岸呼曰爾爲誰時寶之衆皆緋纈頭巾緋纈袍爲號寶應曰我曹州潑李二也欲歸朝廷耳言訖引弓一發賈舍人中矢墮馬船已行矣出清河口渡南岸而見胡深作一寨聚居民養種深乃具申宣撫使韓世忠差許世安王權來接引丙戌寶到楚州世

忠犒勞甚厚寶以生口七十餘人解赴世忠世忠大喜

劉錡來朝

十二月淮北宣撫使楊沂中還行在

呼延通投淮陰縣運河卒

遺史曰韓世忠晚年好遊宴常赴諸統制之請莫不以妻女勸酒世忠必酣醉而後歸唯呼延通忿忿有不平之意雖備禮邀世忠至私宅然未嘗輒離左右一日世忠與水軍統制郭宗儀會於通家世忠略寢通以手捉世忠之佩刀宗儀適見之搦通之手而呼曰統制不可世忠覺而大驚急馳馬奔歸而令擒呼延通既至世忠數其罪責爲崔德明軍中自效德明戍淮陰故通在淮陰世忠以十二月二十三日誕生是日諸軍獻壽者甚盛世忠臨廳事坐而受之及通獻壽香世忠見通卽走入府第不出通伏於地滴淚成泓衆勸促通通乃起身而去出門上馬奔還淮陰德明獻壽回數通不合擅離軍之罪決數十下通怏怏投運河運河水深急救之出水已不甦倒控其水以身着毛衫領窄水漲束其頸水不得出而死人皆惜之世忠後亦深自悔恨

李興與李成相拒於白馬山

知河南府李興九月退保於永甯白馬山李成親率番僞首領（刪此四字改作兵）衆十餘萬四面攻圍晝夜不息鼓聲震山谷凡二旬聲不絕興親臨隘口撫恤士卒盡力禦之成不能施其技先是留守李利用總管孫暉棄城南歸也興與金人接戰興之家屬散亡兩三處暉度興必陷沒遂擁其妻周氏至襄陽奪其鞍馬掠其財物朝廷知之降詔俾本州存恤別給優廩興移治白馬山寨日唯有幼子在側方虜（改作敵）勢圍急人心頗搖興召將士徧諭之曰今雖圍急當與諸公誓以死守毋或二心萬一山寨有失我豈汚於賊（改作甘從敵）者當抱此子南嚮投崖以謝天子諸公欲出降者請自便諸將皆感泣由是諸隘益堅俄金國遣使齎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官俾依舊尹西京其餘將佐官屬賞各有差興得檄不啓立斬來使以其檄繳赴朝廷白馬受圍久方深冬泉源枯涸軍民乏水衆皆病渴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脈涌溢將士皆以爲興之精忠感應興雖在圍中至歲時伏臘專遣將士齎書取間道詣永安酌獻諸陵李成知興不可動乃斂諸處攻隘圍兵於山下駐積芻峙糧爲久守

之計與潛遣將士夜出焚刦營寨掩殺過洛水北十八里至三鄉鎮連戰克捷自是成大挫徑歸西京

賜進士出身頭品頂戴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清苑許涵度校刊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四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四校勘記

檜具筵餞於浙江亭（浙江亭一作津亭）鼎不留而登舟（脫鼎字）

兀朮再犯京師珪聞之徑走京師上書於兀朮（脫兀朮至上書十五字於誤作見）李興移治於白馬山（興誤作粵）與金人兵船相遇（一本無兵字）數通不合擅自離軍之罪（脫自字）